

等到春天,想去看一位乡贤

想去看一位乡贤,这个人住在城外的林木深处。

我想去看他,中间隔着四百年。四百年,不远,也不近。谈路途,骑头毛驴,身子歪歪扭扭,走走就到了;论时间,也就说说笑笑,张长李短,拉呱的半天时辰。这个人住在城外数十里,那儿从前是一片滩涂地。

一群人在海边煮海为盐。海边的风很大,撩乱头发,滩涂上,柴烟袅袅。这样的场景,会让人想到,很多人守在一起,热火朝天,轰轰烈烈,做一件事情,又有着俗世生活的烟火味。

他是个诗人,白天煮盐,晚上写诗,一弯冷月,挂在他海边所住的棚窗。

一个人写诗是为了什么?排遣心中的孤独和苦闷。诗,为他找到情感宣泄的缺口。

心里住着一个乡贤,你与古人隔代相通,是入了调的,相互之间入了调。不入调,就话不投机,也就不会关注对方,这个人在你心中也就无法入住。

先生大音而稀声。他出身清贫,年轻时烧过盐,家无余粮,虽丰年常断炊,但不以为苦。喜读书作诗,好学不倦,隐居乡里。好游的文人,访问地方的文人学士,得知先生安贫乐道,长于吟咏,又自立一家,将其诗送两淮盐运使阅览,又转扬州推官,获得推举。

先生大俗而大雅。吃饭,睡觉;烧盐,写诗。他身上有太多平民的气质,以及平民生活中的诗意。人群中拎个菜篮,关心柴米盐醋。傍晚回家喝一碗香喷喷

的大米粥,咬得菜根香。

无法想象海边煮盐又写诗的生活,诗人一辈子住在小镇上。那个镇子我去过,从前的盐场,大海已经远去,只留下空壳潮音。从先生留传下来的诗歌看,如果没有当初赏识他的那个人,勘刻辑录,交与官家成书出版,我们也许就根本不会知道在这样的城,出城不远的海边盐场,还有一个布衣诗人。可见,如果没有机遇,一些有才华的人,会被云烟和雨雾所淹没。

我读过先生的诗,把它们抄下来,写在一张纸上。稻草融浆做的纸页,泛着光泽,上面有一个人的低吟浅唱和他仰天长啸的冲动,诗句里有那个年代的印痕和汗水浸泡,雨水冲刷,盐水渍眼的艰辛与苦涩。

先生属于典型的民间写作,一个人,在野外,自言自语地陷落在晚霞孤景的吟唱里。他周围冷冷清清没有人捧场,也不需要人捧场。写诗是件很个体的事情,就像吃饭穿衣,让自己的灵魂不会空虚。

一个人在海边写诗,潮音浮升,大风鼓荡。他的诗,那些意境和词句,是那么浩大苍凉。海边煮盐又写诗,那些诗句白花析出盐,浸透着思想的咸。悲天悯人,一种让人容易感怀的情愫,饱含先生对乡土和生命的敬畏。

我推崇先生的创作态度,也坚持着一个人的写作。我的那些文字,想用力遵循生命情态和生活姿态,找寻从容与安逸的美好,虽没有功利,又难免俗气。有

□ 王太生

些东西,其实可以跟古人学。

等到春天啊,想去看一位乡贤。他骑毛驴沿着油菜花小路,走在乡野深处,被这一片春光迷住,在乡下的小屋里喝了点酒,醉意朦胧地在黄花丛中睡了一觉。那片黄花丛好高啊,高得没过人头,像一片灌木,人在油菜花丛,可以卧听大地嘤嘤的声音。

见过先生肖像,不知何人所画。穿长衫,手执一本诗卷,坐在路边石头上,颌下一束胡须垂下,眼神中有洞察世事的穿透力。一个经历苦难的诗人,他的眉宇和风骨总是清朗。

布衣诗人,喜欢后人对他的称谓,含有亲切和尊重的成分。土布,是一件衣裳的质地,穿土布衣服舒坦,与肌肤贴近。一旦与诗人搭配,就有了某种界定,诗人本来就是一介布衣。

一个人,一生只做两件事:煮盐和写诗。煮盐是为了生计,写诗是他的后花园。生活是气喘吁吁的小跑,而灵魂却在那儿散步。

四百年,不远,也不近。我去拜访先生,他家附近,有口深不可测的古井。水质清冽甘甜,冬暖夏凉。古井是一面圆镜,映过从前的天和流云,也映过那些消逝的脸。古井与泉脉相通,泉水汨汨,生生不息。

当然,先生背倚着一面斑驳老墙在捻须吟诗,一树灿灿桃花,做他的背景,像一个邻居家的老头儿,朴素而谦卑。

马的眼神

□ 李 晓

在锡林郭勒大草原,我与一匹马的眼睛迎面相遇了。绿浪起伏的风中,那匹枣红色的马,从青草中抬起头来,它紧闭着嘴,长长的睫毛,两只眼睛里的晶状体透明得像蓝宝石,它双眼汪汪地含着无限柔情,那一刻,风声在耳边静谧,我几乎快要被这样一种天降临的眼神融化。我仿佛在哪儿见到过这种眼神?是在童年村里的水井湾前,受了委屈的我,看见用衣衫擦汗的母亲,她歪过头来凝视我的那一双爱怜的眼睛。而今,母亲苍老了,可眼神却没有苍老,她一直在望着她的儿子。

我常常陷入这样的遐想之中。一匹马的眼睛,在500米之外的地方,它虽然不能够准确地判断前路与远方,然而它在风中的嘶鸣,它决胜于千里之外的野性豪情,是因为它具有深广的胸廓、发达的肺叶?还是它明白,命中注定就是一种奔跑的动物?

想起一部电影里,一位将军面对一匹中箭倒下的战马,他伏在尚未气绝的战马身上号哭,那匹马,也从眼中淌出露珠一样的泪滴。一个壮士倒下的背影里,总会回荡起一匹马在旷野中啼血的悲鸣。一匹在红军长征路上饱经风霜雨雪的马,因为士兵们极度饥饿,被士兵牵出来准备宰杀,那匹马便温驯地倒下,它歪过身去,眼中还在

悄悄滴泪,最后,这匹战马在战士们的哭声中得以存活,再次奔驰疆场。这一幕一幕,总让我想起马的眼睛,它那宝石一样晶莹的眸子里,有过怨恨与反抗吗?有过抱怨命运的不公吗?有过对忠诚的背叛而独自游走天地之间吗?

搜寻了所有的马的眼神,所得的答案似乎都是否定的。马,一生下来就知道自己奔跑的命运,对主人忠心耿耿献身疆场的命运。它那一对饱含宽容与悲悯的眼睛,早已阅尽了一切世间的沧桑。这样的一双眼睛,汇聚了善良与忍受、平静与坚忍,在风萧萧易水寒中还能保持一份灵魂的安祥,这也是人类最纯朴最动人的一种品质。

凝视马的眼睛,当你陷入人生艰难困苦的泥潭,你会像马一样,在奋力奔跑中四蹄如风。凝视马的眼睛,在这样的眼神里,你会与单纯、平静、悠远、乐观、旷达、热爱、善良、忠诚、奉献这些美好的词语再度相逢。

在人生之路上,我总会想起这样一匹马的眼神,我会长久地凝视着它。这时候,我也会想起母亲的眼神,那双无处不在的眼睛,也会在四处流淌的风声中,在命运的苍穹下温良地覆盖着我。与那匹马不同的是,母亲眺望孩子的眼神抵达千万里之外,一直关注着我迢迢的人生。

当初月光皎白

□ 孙光利

当听歌曲《荷塘月色》听到那句“皎白月光”时,我不觉就痴了。忽地,那月光就以霍金所述的超光的速度沿时光之路回返,一下子就照亮了那三十多年前的旧院落。那时,我正年少,对未来似懂非明,说不上什么憧憬,对往事也无所谓回忆,只沉浸在眼前事物所带来的忧伤与快乐中,更不会想到三十年后我会追忆起那时的皎白月光。

想想,那情景应该是在夏天或者初秋时分。那时,院子里的那棵石榴树也正枝繁叶茂,向东,与伙房比邻而居。在母亲做晚饭的时候,我拖出了麦秸草铺开在石榴树北边些干净的空地上,再去屋里拿一个被单铺好,索性就躺了下来。皎白的月光洒满了整个院子,如今想来,总有种年华如水的感觉。早就吃了晚饭的大奶奶,迷糊奶奶,还有天增奶奶,她们摇着蒲扇来了,就坐在我摊开的草席上闲说话。我躺在她们中间,有意无意地听她们说着什么。晚饭后,等母亲拾掇好,她们就挪一个空闲处,让母亲也坐了。

见母亲坐了,我就想过去腻在她怀里。天增奶奶就说,小,你看你娘热的袄都湿透了,让她先歇歇、凉凉凉吧。我只好听话地躺在原来那地方。

或许是怕我过早地就睡着,也或许是喜欢孩子,她们总是时不时地给我讲故事。有时,她们也就地取材,指着遥远的夜空告诉我哪是北斗七星哪是织女星,并给我讲牛郎织女的故事。我似懂非明,总也弄不清她们所指。如今想来,或许那时她们指的不准,也或许她们所指本来就是错的,更何况天空太遥远,也许我的眼睛早已随着她们晃动的手臂发生了偏移也未可知。

她们的说话总是些家长里短的琐碎小事。开始,我只不过是见人多热闹而已,时间一长,再加之夏季本就天长夜短,晚饭后,稍微一坐就时候不早了。听着她们的说话,看着浩淼的夜空,我的眼睛渐渐开始模糊起来,不知何时就睡着了。当母亲叫我去屋里睡觉时,我揉了揉眼睛,见她们已不知于何时散去。

有时候,奶奶的姐姐也来我家住几天,我叫她姨姥姥,尽管她去世已有多年,但她那福笑咪咪的样子,在我心里一点也没模糊。有一次,姨姥姥是带着她的孙子建新来的。晚饭后,我们就坐在草席上乘凉。姨姥姥就教我们儿歌——月亮地儿,明晃晃,开开大门浆衣裳,洗的白菜的白……时隔多年,再往下就不记得了。看着月亮里那些影影绰绰,我问是啥,姨姥姥说那是嫦娥抱着她的小玉兔,有时

牛窝铺和花草籽

□ 高 坚

深夜,从养畜牧河畔吹过来的风,摇晃着朝鲁门姨夫的牛窝铺,架牛窝铺的榆木横梁被风吹得嘎吱嘎吱一直在响,我又一次失眠了……

我时常回忆起我陪朝鲁门姨夫在养畜牧河边放牛的情景,虽然朝鲁门姨夫把纯手工撵制的山羊毛毡子给我铺上,还是有潮气让衣服粘在身上。这时,喝了一斤多酒的朝鲁门姨夫,早已进入梦乡,而且鼾声如雷,我更睡不着了。我索性就坐在窝铺的门口看星空,那种感觉很奇妙,虽然星星离我们那么远,但连在一起的星座到银河就使得夜空显得壮阔了。此时,在浩瀚星空下,朝鲁门姨夫那位于原野上孤零零的小窝铺,就像大海中漂泊的小舟那么渺小。

当晨曦来临的时候,风渐渐停息了,远处的雾岚里地平线上露出鱼肚皮白,太阳将要露头,传来养畜牧河的流水声。窝铺外各种青草和野花上面是密密麻麻的露珠,像一座座宫殿,里面一定住着一颗颗昨夜的星辰。围栏里的牛开始此起彼伏地叫了,打开围栏的门,我甩着长鞭,一个一个放它们出来,一群牛就自由自在地在养畜牧河畔吃草了。这时,朝鲁门姨夫也做好了饭菜。在窝铺上吃饭特别香,一样的饭菜在家里就吃不出在窝铺上的味道。朝鲁门姨夫喝酒也是,平时在家也就半斤的量,在窝铺能喝一斤,还喝得甜嘴巴舌的。吃完早饭后,我和朝鲁门姨夫追随牛群去到养畜牧河边饮牛。这时太阳升起来了,河面上波光粼粼,喝足水的牛站在河里,甩着尾巴驱赶蚊蝇。太阳光下,牛身上就像披着绸缎一样,装饰着养畜牧河畔。

中午歇晌的时候,牛群进围栏了,牛儿们开始反刍,这时特别安静。一般这时候,朝鲁门姨夫都会走出窝铺,四处采成熟的籽和草籽。当我看到那些五颜六色的籽粒,产生了一些奇怪想法,草籽突然被一双粗糙的大手采摘显然不乐意,它们原本应该是随风飘落,安睡在土壤里,等一场春雪融化后,萌芽,破土,开花,结果……它也不知道自己的命运,但现在它们被朝鲁门姨夫带回来装在了床边专用的帆布袋里。我一直好奇他采这些籽和草籽做什么用,因为语言不通,我一直不能问出答案。我印象最深的是朝鲁门姨夫最先采的是一种叫老鸹鹳的植物的籽粒,因为它的果实嫩的时候可以吃。等成熟了牛群踩踏后,就会炸裂,像蒲公英和芦花一样漫天飞舞。接着是萨日朗和鸽子花,还有狗尾巴草。临近牛群大撒手之前,金鸡儿也成熟了,它满身都是刺,籽粒比别的花籽和草籽都大,朝鲁门姨夫采籽用的时间就多。

一场秋风吹过,窝铺里一天比一天冷了,这时就该把牛群赶回家了。牛群赶回家后,就得撤窝铺了。撤窝铺的那天早上,朝鲁门姨夫求了几个嘎查里的人,来的人开着两辆四轮车,一辆装围栏的水泥桩和网围栏,一辆装窝铺里的锅碗瓢盆等生活用品。待这些活计干完后,他们又把搭窝铺的地方用铁锹铲平,再用镐头打出一趟趟地垄。朝鲁门姨夫从帆布袋里掏出事先采摘的花籽和草籽,均匀地撒在垄沟里,旁边的人帮忙盖土。等朝鲁门姨夫把花籽和草籽都种完后,又在地上放上榆木桌子,拿出烟酒糖茶,牛羊肉干,香烛等祭品,一一摆放在上面。朝鲁门姨夫点燃香烛,打开瓶子里的酒,分别倒在几个大碗里。然后,面向搭牛窝铺的地方,端起装酒的碗,用手指蘸上碗里的酒,向上泼洒,敬头顶上的长生天,又用手指蘸上碗里的酒,向下泼洒,敬脚下的大地,再用手蘸上碗里的酒,在自己面门涂抹。这些祭拜程序完成后,朝鲁门姨夫走向牛卧铺的位置绕了一圈,把碗里剩下的酒均匀地泼洒在上面。所有的仪式进行完后,朝鲁门姨夫和来帮忙的人开怀畅饮,酒喝到高兴时,平时少言寡语的朝鲁门姨夫唱起了长调,虽然是我听不懂的蒙古语,但我能感受到歌声里流露出的浓浓乡愁。那天,朝鲁门姨夫喝醉了,我第一次看到他喝醉,第一次听他唱的长调。

几个月来,这块草地曾经接受了一个牧牛汉子,容纳了牛群的践踏,也有了烟火气。但一片草地不需要烟火气,它需要的是各种花和草,来弥补受到的伤害。这些朝鲁门姨夫都懂,他将自己采摘的花籽和草籽还给了这片草地,我想那些花籽和草籽,终于像我一样解开了心底的谜团,可以安心地在秋后的养畜牧河畔睡熟了。

等来年春天,这片草地一定会繁花似锦,草木茂盛,一定的,等一场春雪或者一场春雨以后。

怀念一棵树

□ 敏奇才

今年夏天的一个午后,大门右侧生长了几十年的那棵两枝分叉的大白杨树在一声炸雷里轰然倒下了,繁盛的树叶、厚实的树皮、脱皮的枯枝、白生生的断枝,还有喜鹊和嘎乌鸟的两只巢凌乱地撒了一巷道。

一棵生长了多年的白杨树就这样被雷电击倒结束了生命。

早上醒来,从北屋的玻璃窗口望出去觉得怪怪的,眼前像缺了一样东西。披衣步出大门,眼里还是像缺了样东西,心里顿时空荡荡的很是失落,这种失落触到了我的灵魂深处。

这棵树就像一把时间的刻刀,在我们的脑海里刻满了儿时幸福的生活琐事和一幕幕清晰的各种成长记忆。

早时一个春日的中午,当时还是牛犊子的老灵角牛买来时就用一根麻绳拴在粗糙的树身上。牛嘴边堆着一捆燕麦草,它不闻不吃,警惕地看着我,我观望着它,我们相互对望着。当我走近它时,它勾了头瞪圆了眼睛,甩着一对灵角扑过来抵我。我笑着用根棍子指着它的鼻孔说道:你不要高兴得太早,过会给你扎鼻子圈,一根手指粗的锥子噗地扎透你的鼻孔,钻进鼻子圈后你就有脾气也是闲的,你的一生就是被人牵着的一生了。

的确,灵角牛此后就是被人牵着鼻子而辛劳了一生。

当年的农村,谁家都是要养一群绵羊的,但我却养了一群绵羊和一只奶山羊。俗话说山羊不拜绵羊,所以在放羊时谁也不愿把那只奶山羊放到山上去,奶奶只好把它拴在老白杨树下,随便割捆蒿草喂它。它料口不大,但产奶量却充沛,每天早晚各一铁把缸子奶,谁想吃了在火上烧开,再泡上一块铁锅把,一顿早饭或是晚饭就简单地打发了。

这只奶山羊不知在我家养了多少年。后来它老得吃不动草料了,奶奶把小豆在粉碎机里打碎成豆粒给它泡料吃,每天早晚泡一捧,倒也没有让它受罪。

给它喂料的时候,那些在树底下觅食的鸡们就哧哧地围了过来,从它的嘴边抢食吃。到了秋冬藏的时候,奶山羊弱弱的像位老态龙钟的老人,再也从那些鸡的嘴边争不过那捧食了。

那群鸡倒是喂养得肥肥胖胖的都快走不动路了。

鸡喂肥了,它们的生命也就很快地终结了。奶山羊还是那样瘦骨嶙峋的,像是没有吃草料似的。

后来有天早上起来,白杨树上一枝枯枝落在了门前,惊得绵羊们争先恐后地出了圈门,只有奶山羊迟迟没有动静,奶奶进去一看,它静静地靠在圈墙上追随那些只和它争食的鸡们去了。

白杨树底下一截疙疙瘩瘩的麻绳,一头拴在树身上,一头空荡荡的耷拉着。

现在树没有了,一个鲜活身影的记忆泯灭了。白杨树在,我的记忆就存续不断。

现在白杨树也不在了,我到哪儿寻找我存续多年的记忆和想念呢?